

论《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事架构 和主题意义的提升^①

李建萍



摘要:基于对《红楼梦》原著语料库文本的分析,利用 AntConc 软件,以“节日”“春”“夏”“秋”“冬”为检索词进行检索,结果表明:《红楼梦》文本中对四季的“节日”以及相关的习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成为小说故事叙述的核心内容,其聚焦式和散点式的叙事架构凸显了作品的主题。其中,以“三春”和“三秋”为中轴线的叙述突出了小说“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而对其他节日的白描式的叙述将故事悲剧性的演进过程置于自然而人性化的空间场景中,既对小说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又体现出作者对人物个体生命诉求的关注与同情,具有悲天悯人的生命意识与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节日习俗;叙事架构;主题意义;提升

On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the Customs of Seasonal Festivals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and Promotion in Its Thematic Significance

LI Jianping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n corpus text of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via retrieving the keywords “festival”,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it is found tha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ustoms of seasonal festivals in China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arration of this classical novel. The focused and scatt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highlights the theme of the works, which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narration of celebrations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a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ree time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s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narrative, focusing on the central theme—A Feast Must be Dispersed while narration of the other festivals adds up to this very theme and reflects the author’s concern and sympathy for the individual’s fate with deep compassion and the spirit of humanism.

Keywords: customs of festivals; narrative framework; thematic significance; promotion

^① 本文为 2018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华传统节日诗词的‘中国故事’叙写分析及对外译介研究”(项目编号: AHSKY2018D54)的成果。

1. 引言

《红楼梦》的叙事研究一直是红学研究的热点,我国学者从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手法上对《红楼梦》的叙事特点进行了分析(王彬,1998;王平,2000;孙春旻,2001;魏颖,2019),拓展了《红楼梦》叙事研究的范畴。“以虚涵实”以及多个事件交织呈现的叙事架构使这部世情小说“盛宴必散”的主题更加凸显:既有对静态的锦衣玉食、雕梁画栋的叙述背景的频频聚焦,又有对吟诗作赋、节日庆典等活动的动态渲染,动静结合的穿插描述将贾府的兴盛在具体的介质中展现出来,而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岁时节令习俗”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亮点。小说在展现贾府的日常生活时,常常以“岁时节令”为重要的时间点,细致地刻画了贾府庆祝节日的习俗。李健彪(1993)指出,小说对“节日习俗”的描写生动细致,为人物的出场提供了特有的环境和氛围,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预见、渲染和铺陈的作用。基于对《红楼梦》原著语料库文本中“节日习俗”频次的统计以及作者所采用的叙事方式的分析,发现《红楼梦》文本对“节日习俗”的描写隐含了小说叙事的两个层级,构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双层叙事结构,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上突出了小说的主题。小说中四季更替所产生的天气、景观、人物心理感受上的变化既体现在以自然年为单位的“小循环”上,也体现在全书整体结构的“大循环”上(梅新林等,2013)。具体到《红楼梦》所描写的某一自然年中季节的“小循环”,正如现代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者将季节与红楼人物的情感变化、内在诉求紧紧联系在一起,季节和自然时序也因而产生了与人物心理相照应的作用(李英然,2013)。在《红楼梦》巨细靡遗的叙事中,季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人们熟知的气候学上的概念,即“循环出现的地理景观相差较大的时间段”,而由其自身的温、热、燥、寒等自然属性衍生出了一定的文学意义,与故事情节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刘奕男,2020)。从“大循环”的角度看,“春”“秋”已超越了季节上气候变化的意义,而是人物命运起伏、故事情节曲折变化的聚焦点。从我国传统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岁时节令习俗”蕴含着人们对大自然春来冬去、寒来暑往最深厚的情感与对生命最真挚的体验。作者巧妙利用了节日承载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时间叙事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分布于春秋两季的元宵和中秋节,更成为《红楼梦》节日叙事中的焦点。在《红楼梦》“岁时节令习俗”的庆典中,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重点描写展示了贾家“由盛而衰”的全过程,成为叙事的中轴线,而对其他节日散点式的描述既补充了小说“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又体现出作者对人物个体生命诉求的关注与同情,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小说主题意义升华的切入点。李广柏(2001)指出:“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以李贽、戴震、曹雪芹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最适宜称为人文主义。”“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放纵的生活情趣相结合,反映到文学思想上来,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出人性的本然之真。”(罗宗强,2019)本文基于对小说的“叙事架构”的分析,探讨《红楼梦》这部世情小说超越“世情”的主题意义,即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个性解放,追求“至情”“至真”的人生境界。

2.《红楼梦》中“节日习俗”叙事的架构

《红楼梦》描写了清代中叶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俗风情,包括建筑、服饰、饮食、器物等物质性民俗;宗教、礼仪、岁时习俗等社会民俗和祭祀礼仪以及神话传说、梦兆解析、民间歌谣、观灯猜谜等精神性民俗,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叶的社会民俗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情态(刘盛昌等,1992)。其中,对“岁时节令习俗”的描写几乎贯穿于整部作品,《红楼梦》中记录的“岁时节令”几乎囊括了一年四季的节日,这些节日和季候的自然变化紧密关联,有着特定的节日民俗活动和文化内涵。从“节日”出现的语境来看,对元宵节的叙写主要集中在对元宵家宴场景的渲染以及一家人制灯谜、猜灯谜过程的记叙,热闹非凡、其乐融融;而中秋节则聚焦中秋赏月、赏菊和赏桂宴会,因时即景、情景交融。笔者利用 AntConc 软件对《红楼梦》语料库文本进行检索,发现在所有的节日中,元宵节和中秋节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其他很多节日仅出现过 1 次,且散点式地分布于各章回中,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季节日”统计及在全书中的分布

节日名称	频次	章 节
元宵节	10	第一回、第十八回、第二十回、第二十二回、第四十二回、第五十回、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九十六回、第一百零一回
中秋节	8	第一回、第十一回、第七十回、第七十二回、第七十三回、第七十四回、第七十五回、第七十六回
端午节	4	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
乞巧节	4	第四十二回、第四十四回、第七十六回、第七十八回
春节(除夕)	3	第四十九回、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
重阳节	3	第四十六回、第八十八回、第一百零四回
清明节	1	第五十八回
芒种节	1	第二十七回
立夏	1	第二十九回
小阳春	1	第九十四回
寒食节	1	第十一回
腊八节	1	第十九回

从表 1 可以看出,《红楼梦》中的节日习俗分布于 32 回中,约占全书的 26.67%,其中,“元宵节”和“中秋节”是小说叙事的核心,总共出现 18 次,其中,有 16 次出现在前 80 回中,贯穿于小说叙事的全过程,成为小说叙事的一条中轴线,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以及主题的展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其他 10 个节日出现的总次数为 20 次,其中,17 次出现在前 80 回中,自然而然地在某一个场景描述中显现出来,散点状地分布在故事发展

的场景中,成为叙事中一个个小小的亮点,点缀在主题叙事的大布景上。《红楼梦大辞典》中“诗词韵文”条目中列出的韵文前80回有215首,在岁时节令描写中出现或与岁时节令相关的有75首之多(冯其庸等,2010)。可以说,《红楼梦》中大量的节日描写使得整部作品的叙事风格带有一定的“泛节日”的特点。

“岁时节令习俗”来自民间,具有广泛性与通俗性的特点,在时间轴上则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吻合,体现出特定区域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内在的精神特质,因此,从庆祝方式上来说,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钟敬文,1998),同时每个节日都有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而又贴近民众。这些民俗活动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生动活泼的节奏感和愉悦感。因而,“岁时节令习俗”所特有的浓郁的民族气息和生活情趣使之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周汝昌先生(2009)认为,《石头记》(《红楼梦》)中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特写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也就是说,《红楼梦》有一个以“元宵节”和“中秋节”为中心的节日叙述架构,作者对“三春”与“三秋”的浓彩重笔具有定位叙事基调、串接故事情节、展现生活空间转换的功能,使之成为作品叙事的中轴线;而其他节日作为“岁时节令”变换的时间节点,更是一种心理时间、情感时间(唐援朝,1995),体现出作者对季候变换的内在感知和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进一步深化了主题,使这部世情小说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

3. “三春”与“三秋”:中轴线上故事情节的延展与主题的凸显

《红楼梦》的时间跨度很大,在年复一年的季候演进中,读者看到的是近乎静止的时间,而小说的起始正是情节时序变换的落脚点,杨义(2019)¹⁸³指出,叙事文学作品的开头“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红楼梦》中的“三春”与“三秋”是整个故事叙述的关键点,而第一回中的“元宵节”和“中秋节”则是“岁时节令”的起始点。这两个节日在第一回中多次出现,既点名了“元宵节”看花灯的习俗,也引出了悲剧性人物甄士隐(谐音“真事隐”)和他的厄运,其中“丢失英莲(谐音‘应怜’)”是一系列厄运的起点;在这一回中,“中秋节”亦多次出现:“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第一回是全书的引子,为主要人物登场做好铺垫,其中,一僧一道对红尘中的乐事做出“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概括,将全文的叙事置于神话叙述的语境之中,在时间的刻度上呈现出模糊性特质,对全文的叙事基调进行了定位;而在时间的向度上,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使人们在作者的“满纸荒唐言”中,感受到作者的“辛酸泪”,也使整部作品显示出强烈的悲剧色彩(唐援朝,1995)。

除夕祭祀是这个钟鼎之家生活延续的基点,点明了家族祖上的荣耀和功勋,并以此泽披后世。“过年”是辞旧迎新的节日,是中国传统习俗的核心,因而成为叙事的落点。作者采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对“除夕日”贾府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仪式的全过程

进行了详尽的描述,突出了贾府作为钟鼎之家的家族历史及其祖上显赫的身份。“贾氏宗祠”里的对联写尽了这个家族的荣耀,如“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祭祀仪式庄重正式,男性先行、女性随后,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以第五十三回为例: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尾随着贾母至正堂上……作者将“过年”安排在第四十九回、第五十三回和第五十四回,正是贾府兴盛之顶点,“过年”庆典为贾府整体环境的展现提供了最为契合的时机和氛围,成为“三春”“三秋”叙事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基于此,作者对贾府三次过“元宵节”和三次过“中秋节”的细节,包括过节的礼仪、场景的布置以及对人物活动的描写成为整部作品的亮点:丰盛的家宴、彩灯高挂的厅堂、以贾母为中心的系列活动,如喝酒行令、猜灯谜、吟诗作赋等,将这个钟鼎之家的奢华、繁盛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第十八回和第五十三回“元宵节”的庆典,将家族的兴盛渲染到了极致。

“元宵节”和“中秋节”的浓彩重笔是节日叙事的核心,串接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戴冠青(2007)认为,民俗文化活动是《红楼梦》叙事话语的基本立足点,其最突出的艺术精神是狂欢与消解,即通过节俗活动来营造团圆的气氛,巩固亲情的堡垒,制作心照不宣的快乐镜像。然而,“盛极必衰”像一个不可突破的魔咒,附在家族的命运上。

元宵节代表“春”,中秋节代表“秋”,分别象征盛与衰、荣与辱,作者采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对其进行了描述。作者对“元宵节”的三次描述(元春省亲、荣府元宵夜宴以及元春薨毙)是从作者作为叙事人的“全知视角”进行的,而对“中秋节”的三次叙述则是通过视角的转换完成的:由不同人物述冤屈、闻悲音、作新词、感凄凉,通过抄检大观园、中秋夜祠堂发出悲音等事件,将贾府内部的混乱、家族必然的没落与衰亡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特别是在第七十六回中,原本热热闹闹、充满诗情画意的中秋团圆夜以极度哀伤凄凉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贾母期盼团圆却落空,黛玉、湘云联诗的不详预言,将中秋节的“寒凉空落”渲染到了极致。“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是大观园内极具才情的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春”之始,“秋”之尽,随着叙事中轴线的充分延展,叙事的主题越来越清晰,“盛宴必散”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清晰,如表2所示:

表2 “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主线

节日	回目	标题	叙事主线
元宵节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元春省父母(天伦之乐)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元宵开夜宴(热闹兴盛)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凤姐隐实情(危机四伏)
中秋节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抄检大观园(秩序混乱,人人自危)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夜宴闻悲音(祖先震怒、大厦将倾)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凉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中秋作新词(不详预言、命运多舛)

4.“其他节日”的点缀:个体生命历程的展现与主题的升华

从作品中“春”“夏”“秋”“冬”出现的频次上来看,“春”和“秋”出现了上百次,贾府中季节性的民俗活动也聚焦于“春”与“秋”的活动。然而,作者在对“节日习俗”的叙写上并不囿于“三春”“三秋”和“除夕”庆典的集体出场的正规仪式、大排场与热闹景象,而着意探寻这个大家族中个体生命的成长历程、情感诉求和生命活力。在此,作者将“春分”“清明”“端午”等岁时节令穿插于“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之中加以描绘,更多地贴近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流,叙事的视角属于“点聚焦”型,因而将红楼儿女“真性情”呈现在读者面前。李丽霞(2013)认为,作者在对这些节日的描述上,以情绪记忆为素材,以诗人的眼光反映人生感受,表达感伤情绪及对生命的追问,寄予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悟,如表3所示:

表3 “散点式节日”的分布及主题寓意

季节	节日	事件	主题寓意
春	春分	宝黛沁芳桥共读《会真记》	催生了宝黛觉醒的青春爱情
	清明	放风筝	远走高飞(探春远嫁)
	芒种	宝钗扑蝶、黛玉葬花	饯花神,预示人物性格及命运
夏	立夏、端午	龄官画蔷、晴雯撕扇、宝玉挨打	夏日之骚动与无聊
秋	乞巧节	刘姥姥为“巧姐”取名	重点交代人物的结局(秦可卿、尤三姐、晴雯、黛玉先后死去,元春薨毙,探春远嫁,贾府被查抄),突出贾府的变故和至深至痛的儿女之情
	重阳	贾赦欲娶鸳鸯,造成母子嫌隙	
	小阳春	怡红院的海棠突然盛开	
冬	寒食	老太太提议办“消寒会”	日常生活的片段,家常小聚
	腊八	宝玉编故事逗乐黛玉	宝黛和谐温馨的情感

春分时节,沁芳闸边,宝黛共读《会真记》,宝玉以“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首次对黛玉表明心迹。对此,纵使黛玉登时表示了愤怒,以“银样镗枪头”还击,但从后文的描写来看,黛玉心里也逐渐认同,自比莺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一旦被发现,必然少不了严厉的惩罚,而作者则寄予了“春分”这个万物复苏的时节以明亮的底色,映衬着宝黛美好的青春情感和生命物语;三月的大观园里一派花光柳影、鸟语溪声的景象,宝黛二人正是在春夏之交、万物萌芽之际,多年的两小无猜化生了儿女私情,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成为对方心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两人的爱情正慢慢由暧昧走向明朗。

清明节的习俗是祭奠先人,在第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中,作者用寥寥数语交代了这一天贾府的集体活动:这日乃清明之日,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宁府的贾蓉也同族人各办祭祀前往。作者点明了清明节的习俗后戛然而止,而用大量的笔墨叙述藕官为菖官烧纸祭拜之场景

以及两人互怜互爱、惺惺相惜的戏中人生。菡官不幸离去，每到清明，藕官为菡官烧纸祭拜。作者用“假凤”和“虚凰”喻指两人的戏中角色，为“凤求凰”之意，宝玉听了故事后触景伤情、潸然落泪，突出了“红楼公子”的真性情。清明节的另一个习俗是放风筝，《清嘉录》中说：“春之风自下而上，纸鸢因之而起，故有‘清明放断鹞’之谚。”放风筝不仅是一种游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时人认为通过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的秽气。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有描述：当风筝放飞升高后就有意把引线剪断，让风筝远远飘去，据说可以带走晦气、烦恼、忧患和病痛。在红楼儿女中，作者对探春着笔浓厚，褒扬之词溢于言表。然而，她却远嫁他乡，与亲人骨肉分离，放风筝之寓意深刻，体现出作者对她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同情与哀叹。

杨义(2019)²²⁸指出，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叙事作品所描写的某些独特的时间刻度，在中国作家笔下常常是生日和节日，是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带。《红楼梦》的叙事过程正是这样，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构成自然与人的成长在时间上的呼应与空间上的融合。最为典型的是黛玉生于芒种时节，而“饯花神”这一习俗与黛玉的前世后缘有着微妙的联系。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以“宝钗戏蝶”和“黛玉葬花”两个场景再现芒种节“饯花神”的习俗。特别是“宝钗戏蝶”一节让读者眼前一亮：只见那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迎风蹁跹，穿花度柳，引得宝钗蹑手蹑脚，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尽显妙龄少女的纯情与天性的活泼。作者着意描写宝钗青春舞动、陶醉于花丛中的一幕，将青春少女的生命激情与天真无邪展现出来，与平时罕言寡语、安分随时的形象判若两人；芒种前夜，黛玉去怡红院走访宝玉吃了闭门羹，伤心至极，以落花自喻，悲悲切切，令人怜爱。作者通过黛玉的悲泣落泪，将现实中的黛玉与前世的“绛珠草”联系起来，也借用了“饯花神”之俗喻时光易逝，人生无常，有着宿命论式的感伤。

腊八的习俗是吃腊八粥，《红楼梦》所记配方为各色米豆加红枣、栗子、花生、香芋等熬制，汇合众物之美，香气四溢，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在第十九回中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腊八节前一天宝玉与黛玉躺在榻上，宝玉借腊八粥之俗，编了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哄黛玉开心，勾画出一幅两小无猜、两情相悦的画面，温馨感人，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春分到腊八，四季轮回，花开花谢，每一个节日习俗的叙写中都有着特定的聚焦和红楼儿女的喜怒哀乐，这些节日散点式地分布在多个章回中，对“三春”与“三秋”的主线进行了补充，而作者则将人物的个体情感与诉求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青春涌动的生命物语、家庭小聚的温馨场景、母子间隙的矛盾冲突、秋季海棠盛开的异兆等等，既串接了故事情节，又将民俗活动与人物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如诗如画、如梦如幻、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倾诉中，听到了人生的、生命的、人类的，乃至宇宙的恋歌和挽歌(白盾，2005)。

5. 结 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对深化小说主题、引领小说的叙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元宵节”与“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将“三春”与“三秋”的叙事主体结构展现了出来,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而其他节日民俗则意在表现“生命个体”在岁月的演进中的真实情感和生命感悟,展现出红楼人物的“真性情”。作者以“情”开拓出如泰勒所言的“内在空间”,建立以“情”为意义中心的内在价值,赋予“情”普世性的崇高力量(易洪宇等,2020),塑造出更具深度的个性自我,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可感。作者对“节日习俗”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将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展示在读者面前,使得这部作品如同民俗风情的万花筒;同时对“节日习俗”的描写串联了故事情节、带动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转换、使得故事情节的发展既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又有着审美的意蕴,既突出整个家族“盛宴必散”的中心主题,又将生命个体在面对季候变化时的真情流露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从而将儒家价值观中通常被忽略或被鄙夷的“或情或痴,或才小微善”的女性生活经验,赋予道德权威与美学价值,为小说增添了人性的光芒,从而使作品的主题意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升华。

参考文献:

- 白盾,2005. 悟红论稿:白盾论红楼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17.
- 戴冠青,2007.《红楼梦》叙事话语中的节俗文化精神[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1):44-46.
- 冯其庸,李希凡,2010. 红楼梦大辞典[M]. 增订本.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11-283.
- 李健彪,1993. 试论《红楼梦》中节日民俗的价值[J]. 唐都学刊(4):74-76.
- 李丽霞,2013.《红楼梦》岁时节令描写中诗意美浅析[J]. 渤海大学学报(3):93-95.
- 李广柏,2001. 中国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100-108.
- 李建萍,黄勇,2020.《红楼梦》“节日习俗”的叙写及两个英译本对民族文化意象的传译: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分析[J]. 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172-177.
- 李英然,2013.《红楼梦》的时间叙事策略[J]. 红楼梦学刊(2):182-200.
- 刘盛昌,朱俊亭,1992.《红楼梦》的民俗描写与人物塑造[J]. 民俗研究(4):37-42.
- 刘奕男,2020. 论《红楼梦》叙事情节与季节的相关性:以“红楼十三年”宝黛爱情的发展为例[J]. 曹雪芹研究(4):98-106.
- 梅新林,纪兰香,2013.《海上花列传》的季节叙事及其与《红楼梦》之比较[J]. 红楼梦学刊(5):19-49.
- 孙春旻,2001.《红楼梦》诗性叙事探析[J]. 南都学刊(4):44-47.
- 唐援朝,1995. 论《红楼梦》的叙事时间[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28-33.
- 王彬,1998. 红楼梦叙事[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3.

- 王平,2000.《红楼梦》的网络式叙事结构[J].东岳论丛(5):123-127.
- 王平,2002.主体意识的强化与明清章回小说叙事角度的演变[J].东岳论丛(2):72-75.
- 魏颖,2019.《红楼梦》的“形影叙事”与曹雪芹的自我形象[J].红楼梦学刊(2):185-200.
- 杨义,2019.中国叙事学[M].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易洪宇,木斋,2020.论明末清初人文主义思潮与《红楼梦》思想的源流关系[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85-95.
- 钟敬文,1998.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31.
- 周汝昌,2009.《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上海:中华书局:185.

作者简介:

李建萍,女,1968年4月生,浙江青田人,硕士学位,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对比与翻译研究。